

鼎丛书第一辑

DINGCONGSHUDIMUI

发现

刁斗 / 著

FAXIAN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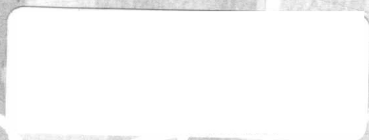
鼎丛书第一辑

DINGCONGSHUDIMI

发现

刁斗 / 著

FAXIAN



刁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发现 / 刁斗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8.8

(鼎丛书; 第一辑)

ISBN 978-7-221-14746-2

I. ①发… II. ①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95589号

书 名	发 现
丛 书 名	鼎丛书·第一辑
著 者	刁 斗
选题策划	黄 冰
责任编辑	黄 冰
封面作品	李 革
装帧设计	黄 冰 丹 丽
出版发行	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社 址	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 贵州出版集团大楼 (邮编: 550081)
印 刷	深圳市和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mm 32开
印 张	11.75
字 数	230千字
版 次	2018年8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21-14746-2
定 价	3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- 001 小说
- 073 发现
- 141 公务
- 203 西哈努克亲王
- 257 替补
- 275 来客
- 291 单程车票
- 307 把刀给你
- 327 灰色：沉寂部分
- 347 我所享受的如此丰富的爱情

小说

搞

一九三三年年底，上海《申报月刊》第二卷第十二号，发表一篇文章叫《作文秘诀》，署名洛文。“有真意，去粉饰，少做作，勿卖弄自己”，文章结尾这几句话，简明精当，上口易记，很快在文学圈中流传开来。后来人们渐渐知道，《作文秘诀》是鲁迅的作品，洛文是鲁迅的笔名之一。

读《作文秘诀》时，我正念大学新闻系，但瞧不起新闻，爱好文学。海明威的新闻实践是我们课堂上的异数。我不喜欢上课，看闲书踢足球谈恋爱之余，我写“朦胧诗”与“伤痕文学”，笔法粉饰，行文做作，缺少真诚又自我卖弄。我没见过更多关于《作文秘诀》的背景材料。鲁迅的文章，常常被考证出曲折的生成背景，成分复杂，味道怪诞，有点像绍兴摊贩沿街叫卖的油炸臭豆腐。我钦佩鲁迅研究工作者的钩沉工夫。好多年后，我了解到《作文

秘诀》的成文背景，几度见到孙郁，都想提供给他。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孙郁是鲁迅博物馆馆长。不是我想存点私货，以备插足鲁研场子，是我觉得，这天底下，光有文章也就够了，没必要给每篇文章都镶花边。欣赏成龙的拳脚功夫，不一定非知道他孩子是否婚生。像刘心武那么读《红楼梦》比较辛苦。我写小说《重现的镜子》时，正喜欢某甲，就把她名字嵌了进去，感动得她当即答应伴我终身；可小说发表时，她已离我而去，我身旁的女人变成了某乙，为讨好某乙，表示我曾单恋过她，一牵强一附会，我“镜子”里，就又照出了她的影子，感动得她也以终身向我承诺。如此，以后若有人研究刁斗，研究《重现的镜子》，确定它的助产师时，该指认某甲还是某乙呢？我倒也理解鲁迅为何需要考证钩沉。鲁迅这个小个子男人，喜欢钻牛角尖，凡事都有自己的态度，常常发出异质的声音，不考不钩，普通读者对他的讽世或骂人就找不到由头。我们后辈作家与他不同。我们大脑沟回里，安插着同一套盗版程序，我们用统一的输入法在键盘上敲出来的男欢女爱、家长里短、反腐倡廉、底层写作……都是同质的，无须考钩也清清楚楚。

还说《作文秘诀》。它的生成背景，是余一卒告诉我的，而配合鲁迅勾画那背景的，就是他本人。

余一卒不是鲁研工作者。

一九三三年，余一卒十六岁，是爱好文学的中学生，他致信鲁迅讨要“作文秘诀”。余一卒是上海人，延安干部，后半

生在东北度过，在哈尔滨、长春和沈阳分别担任过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般干部和重要领导，一九八六年离休，一九九七年病逝，死于沈阳第四人民医院干诊病房。他死之前，我去看他，聊到知识分子骨气问题时，话题引到了鲁迅身上。说过几句鲁迅的性格，余一卒忽然诡异一笑，没做铺垫，就抛出了《作文秘诀》的成文背景。他还提到，收到鲁迅以《作文秘诀》为题的复信，他又进一步写信求见，并应约跑到内山书店拜望了鲁迅，谈话不少于四十分钟。中国文人，哪个当面聆听过鲁迅，就相当于间接受到了皇帝宠幸，别说谈话四十分钟，谈四分钟，也能写四十篇引申文章。我了解鲁迅不超过两篇课文时，就熟读毛泽东对他的评价，后来年岁渐长，阅世渐深，更认定他是肥美蛋糕，有谁有幸切下一片，吃半辈子没有问题。我很想从余一卒这粒豆子里榨出油来。可当时，余一卒的话题飘忽不定，倏然一转，又讲起了小说。他讲小说起源，准确地说，是讲小说这一称谓的起源。我未及潜入《作文秘诀》的深水区域，未及了解在内山书店，鲁迅对余一卒说了什么，态度如何气氛怎样。只是感觉，六十多年里，余一卒从不张扬鲁迅恩赐于他的文章和谈话，定然有些委曲的隐衷。我榨他的热情更高涨了。余一卒平生最大的志趣是当小说家，曾在日记里积累大量素材，由于原因种种未能如愿。这不影响他把小说挂在嘴边，就像祥林嫂，把死去的儿子挂在嘴边。据说，那些年他也不避讳当祥林嫂，总说小说还是要有的，只不过，不能写《刘志丹》那种反党小说，

而要写《艳阳天》那种颂扬小说。我读过《刘志丹》，它怎么反了党我看不出来。我暂时离开余一卒病榻，钻进厕所抽了支烟。干诊病房素雅洁净，淡淡的消毒药水味十分好闻，走廊上脚步轻盈的女护士们，性格比容貌娇柔可人，有喜欢动手动脚的老干部捏她们拍她们，她们从不恼怒，只莞尔一笑巧妙避开——不反感老干部动手动脚的，或虽然反感，但需要老干部帮忙办事的，避开都不用。

抽完烟，我正想把话头再拉向鲁迅，一个护士走了进来。她目光亲切地看床上的衰朽老者，又腔调冷漠地驱赶我这床边的健硕青年。她是两面人。她破坏了我的榨油计划。余一卒的手像风干的腊肉，看着都恶心。可我紧紧握住它们，还摇了两摇。进屋时我已握过它们，没这时热情。我告诉余一卒，下一天探视时间我会再来。我没说下一天来时，我将带稿纸钢笔录音机照相机，是否也带公证处的人我没想好。

下一天，我一进干诊病房区，两面人女护士就看到了我。她说余一卒死了。这回她把她的两面掉了个个：看我时目光亲切，说余一卒时口气冷漠。

“你是姓刁吧？咽气前他一个劲叨咕你，说你特别有才华，说他身体康复出院后，要让你给他当助手呢。”

“助手？当什么助手？”

“好像是，研究鲁迅吧，他说他以后搞鲁迅研究……”

余一卒追悼会上，我哭出了声音。原野凑近我小声说，你节

制点。他警惕地环视左右，拍拍我肩膀。别让人看出来你也是老爷子私生子。

鲍尔吉·原野叫个外国名字。他不是外国人，是中国人，是中国的蒙古族人，长于散文写作和制造谣言。他多数时间独处，独处时看书写作，如果独处受到破坏，他就造谣。有一阵子他们领导要求他上班，他就各办公室乱窜，有鼻子有眼地说肛肠医院和口腔医院已合为一家，又举出一堆身边实例，说尾骨处发青的人肝脾如何肾脏怎样，引逗得不少同事跑澡堂子里撅起屁股供人鉴赏。有一次，他和一群作家走长征路，从遵义到延安，他神秘地告诉好几个小说家，说从下一年开始，英语的布克奖资助人继设立俄语布克奖后，还要设汉语布克奖，并具体指出，获奖作品应是什么主题，大陆评委将由何人组成，奖金额英镑多少人民币多少，颁奖地点在哪和由谁颁奖。他发表作品署名鲍尔吉·原野，私下交往，我们只叫他原野。原野在写作造谣之余，也钻研小学，不是大中小学那个小学，是陈独秀放弃党派政治后闭门钻研的那门学问。好多年里，他一直讨厌“搞”字。不是讨厌它的音形义，是讨厌大部分由它组成的词。“搞运动”“搞卫生”“搞艺术的”“搞房地产的”“搞搞利索”“好好搞一搞”……他都讨厌。生活中，“搞词”是高使用频率词，与它作对是自寻烦恼。我对“搞词”没特殊感觉，常把“搞笑”“搞对象”挂在嘴边，但和原野聊天，知道他不喜欢“搞”，我也就不怎么“搞”，连“笑”和“对象”

都很少“搞”。我随和。与东北人比，南方人，北京以南的人，长江以南的人，港台闽粤那边的人，使用“搞”字频率更高。我和原野都是东北人。

俞佳是我眼中的南方人，具体南在哪省哪市我不想说。她男朋友是沈阳人，大学毕业那年，她操一口好听的南方普通话来了沈阳。那时她写散文，供职于一家时尚杂志。我在文学期刊当编辑，通过来稿认识她后，很有好感。有一天，在我家，我和原野还有其他朋友玩扑克时，俞佳的电话打了过来。先是彼此互致问候，然后她听到我身边挺吵，就迅速切入正题，说希望我能帮她个小忙。

“什么忙？只要做得到，我非常非常愿意效劳。”

“别那么夸张。你和鲍尔吉·原野是朋友吧？”

“对呀，”我差点叫出来，这会原野就在我身边。

“我想认识他，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？”

“认识——他？”我不能说我心生了醋意，但有点不得劲是肯定的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是，搞散文的呀。”

“搞——散文？”我看了眼正皱眉琢磨牌局的原野。“他不搞散文了。”

“不搞散文了？那搞什么？”

“搞女人。”

不行，让俞佳这么出场太轻浮了。我不能拿源自我的轻浮去

玷污她，让人误以为她也轻浮。我喜欢俞佳。俞佳是个严肃女人。

可我的确更喜欢轻浮，喜欢轻浮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。严肃是勒我脖子的领带，轻浮是条半长不短的沙滩裤。

我写过篇文章，叫《“轻浮”的小说》，把恭敬和赞美给了不严肃的现实主义之外的其他主义。俞佳不同意我的观点，她把现实主义之外的其他主义看成旁门左道，看成文学天空的过眼烟云。跳过《在细雨中呼喊》那样的杰作，她认为，《活着》以降的余华才算成熟，他告诉了我们中国小说家该如何“活着”。你看这题目，《兄弟》，既方便译成外文，又方便改电视剧。她说，“底层写作”能让那么多既腰缠万贯又满腹经纶的学者教授都跳着脚喊好，证明的，正是现实主义生命力无穷。我说我不知道现实主义是否生命力无穷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一生命力无穷了还有无意思，我只知道，各种主义乱花迷眼看着才热闹。我喜欢热闹。我说我反对一切形式的强蛮霸道，用强蛮霸道行善也不行。其他主义，从不妨碍现实主义甩籽产卵，我说，为什么现实主义那么歹毒，一定要让其他主义断子绝孙？

“哼，现实主义没不许其他主义开花结果，是其他主义自生自灭。”

“哈，你把神龛庙宇全给砸了，然后允许信仰自由？”

“那好，具体点。你不认为读者对巴尔扎克的需要远远超过普鲁斯特？”

“哪个读者？就我这个读者来说，我对《风月趣谈》的需要

远远超过《人间喜剧》。”

“《风月趣谈》是什么？”

“是巴尔扎克的短篇集子，里边都是《十日谈》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那种风格的小说。玩味偷情者的智慧，嘲弄禁欲者的虚伪，特别滑稽。”

“哼，只有你这种轻浮的人才有这种奇谈怪论。全世界的文学史都承认，巴尔扎克是严肃的作家。”

“当然，世界上最严肃的游戏就是挣钱和出名，巴尔扎克一直缺钱，也渴望出名。”

“你——太不严肃了。搞什么搞！”

哦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恢复了俞佳现实主义的严肃面目。

这一节算俞佳正式出场。

命名

余一卒这样描述小说这一称谓的起源：

很久以前，在一群识字的人里，有个识字人以笔为生，他脑子里装着有趣的念头，肚子里装着好玩的故事。他不参加生产劳动，只点灯熬油地把自己的念头和故事写出来，送给识字者看。那些识字者喜欢这个以笔为生者写下的文字，给他吃喝，给他钱花，让他不用种地放牧打鱼也吃得饱穿得暖，还能娶妻生子享天伦之乐。但另有些人不认识字，仇视识字者的阅读技能，就拿以

笔为生者开刀，剥夺他的写作权利，让他靠出卖体力维持生计。识字者保护不了以笔为生者，不识字者比他们厉害。以笔为生者别无选择，只得离开书桌，也成了个种地放牧打鱼的人。

不识字者看不明白以笔为生者写的什么，但常听识字者议论，知道那些东西的确有趣好玩。他们也愿意享受有趣好玩带来的快乐。可他们懒，不肯花气力识字脱盲，便奉行木桶政策，让识字者也不能从以笔为生者那里得到快乐。时间一久，识字者读不到以笔为生者写的东西，就找不到话题交流讨论，识字者一没话说，不识字者连旁听的快乐都享受不到，更无聊了。他们便私下商量，更新规矩，允许以笔为生者把原来写在纸上的东西由嘴说出，这样在智力上，他们就不输识字者了。耳朵面前人人平等。

不识字者把以笔为生者找去，向他公布新的决定。他们说，他们理解他的爱好，为避免他憋得难受窝出病来，特意为他放宽了政策。“不过，”为了显得严肃，不识字者又补充道，“说是说，但不许你得意忘形大声喧哗，你只能，小点声说！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以笔为生者喏喏点头，一边答应，一边向关注他的识字者中间慢慢退去，“我一定小点声说，小点说，小声说，小说，小……说……”

围观的识字者站在远端，未经允许，他们无权进入不识字者占据的圈子中央。以笔为生者由中心走向边缘，逐渐接近识字者时，他们才听到他的喃喃自语：“小说，小……说……”他们想当然地认为，那是以笔为生者在命名他曾经写下的文字。

命名是语言最本质的特征。

余裕说：“谁说鲁迅没有长篇？叫我说，鲁迅那些杂文，都是长篇碎片，是貌离神合的长篇碎片，把它们放一块读，它们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式的长篇小说，要是给它们取个名字，不要叫《匕首与投枪》，最好叫《呐喊与彷徨》。”

余裕又说：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老爷子也有长篇，没写完而已——不对，‘碎片式’长篇的特点就是写不完，完与不完都得相对而言。遗憾的是老爷子的东西始终留在笔记本上，是素材，是草稿，是没最终修改停当发表出来的半成品。不过呢，这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，也深意存焉。如果老爷子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能出版，可以叫《往事与随想》。”

“《往事与随想》，这是赫尔岑的题目。”余一说。

余裕面露惊讶。惊讶是不信任的别名。“你知道赫尔岑？”说完，他又收起惊讶，歉意地一笑。他是得体的人。他解释道，他以为，像余一这样年轻一代的文学家，可能不会注意赫尔岑这种“不纯粹”的作家。“我读它，是‘文革’时印的那种内部读物，节译的。”

余一卒辞世十周年前，具体地说，前一年半，余一作为长篇小说《往事与随想》的整理者与《余一卒小传》的写作者，应余一卒的儿子余裕之邀，首次来沈。此前，二余商定，余一卒这部

迟到的作品，既要有精神上的高度，又要有物质上的厚度，不得少于三十万字，另有作为小说附录的长篇小传五至七万字。他们还确定了封面设计的候选人与印制出版的候选单位。

东北的早春非常寒冷，衣着单薄的余一在沈阳活动的十几天里，每天穿着我新买的黑皮夹克，采访余一卒的亲戚朋友，看余一卒的三十多本日记——据余裕说，他爸共写过日记七八十本，到一九六六年，就积攒了五十多本。“文革”初期，它们大部分被他自己烧了。现在留下的三十多本，有四分之一强是一九六六年以前写的，由于忘在床下一只旧柳条包里，才没变灰烬，其他四分之三弱，是他一九七六年即将离开下放地东丰县时，至死前写的。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，他没写过日记。他留下的日记，每则都有具体日期，但又不是日日记载的流水豆腐账，有时上下两篇间隔一两个月，有时一篇就占十个页码。这些日记的大部分，本身就是文章提纲甚至草稿，有抒情，有议论，有叙述，有描写，有想象，有虚构，包含了许多精神活动的追忆与思考，确实是“往事与随想”。

以前我不认识余一。他长发垂肩，风流倜傥，一双大眼睛清澈单纯，含几分女性才有的妩媚。他喜欢说话，嗓音带磁性，不仅什么话题都插得上嘴，且讲什么都头头是道。说话时最能展示他的魅力。他一来沈阳，就给我打电话，自称格非的学生，要代表格非来看看我，见面时，还捎来格非赠我的《欲望的旗帜》，是二〇〇五年重印的新版。《欲望的旗帜》是格非多年前发表的

长篇小说，我很喜欢，写过赏析文章。我看着扉页上格非的赠言，说格非的字挺漂亮嘛。以前我没见过格非手迹。

余一与余一卒没有任何关系，如果不是接了余裕这单生意，他都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过余一卒其人。余一余裕相识在一个山西薛姓煤老板的私人酒会上。山西作家鲁顺民历时五载，写了本关于土改的纪实作品，被海外媒体称为填补中国政治史一段空白的重要著作。薛姓煤老板看到该书，认为书中某节细述的一个薛姓地主是他爷爷，他感慨万端，便以他爷爷和鲁顺民为由，赶来京城，广邀闻人，举行一场颇具规模的“话土改酒会”。碰巧同桌的二余，对薛姓煤老板此举有许多共识，酒会后，两人又经几番磋商，就为《往事与随想》及《余一卒小传》立上项了，讲好了甲方义务乙方责任等一应事宜。余一有清华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资质，毕业不足八年，已成为中国传记文学协会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副秘书长，为好几个演艺界与体育界的大牌明星代笔过自传。两人交割首付那天，余裕问余一是否知道他对他何以这么容易就建立了信任。余一没正面回答。您意思呢余总？余裕是大生意人，长余一近二十岁，他让余一叫他大哥。都姓余嘛。余一坚持礼貌和矜持，不叫大哥，只称余总。

“你这名字，自己取的？”

“对呀，上高中前我叫余国庆，我十一生的。上高中时，我喜欢上了鲁迅，喜欢鲁迅那首小诗：‘寂寞新文苑，平安旧战场。两肩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’……”